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范太史集卷三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賦

寅畏以饗福賦（祇畏天道能饗隆福）　御試

天道昭顯聖心肅祇欲興隆而饗福乃寅畏以承時深慎清衷以上當於帝眷誕膺純祉能永固於邦基若夫究精禮之所由勤夙宵而當畏何修而臻治道何飾而致休氣唯天為大每懷懼而敢寧唯聖為能宜擁祥而

不既欽若元后簡於上天日月星辰有順而有釐風雨寒暑或應而或愆是必建大中而茂對圖至治以周旋動以至誠仰德威而自懼介之純嘏享宗祉以長延則知萬幾非逸豫而為四海在憂勤而保宜軫慮於當極以延禧於有昊惕焉若厲惟應以實而不以文善則降祥蓋親有德而饗有道豈不以助順者惟天之理降福者乃人之能無其畏則心或怠有其畏則德乃興五事交修惴如臨於淵谷萬靈來助固若保於岡陵噫位豈不

尊志非自廣災常懼於未至福乃來於無象所以文王小心而事帝多祉常懷高宗見異以飭身百年常饗若然則寶命增永蘿圖浸隆謹天戒以當國延帝休而在躬用能薦享郊丘答純禧之所自躋民壽域傳徽號於無窮大哉建功所以永年宜人所以受祿應如律呂之動報逾影響之速夫知天之仁愛人君寅畏者饗其福

天子龍袞賦（天子龍袞文以為貴）　錫慶院試

德至尊者其服稱禮甚盛者唯君全作龍袞以昭物表

聖人之御天繪以文章既盡飾身之美闕其變化斯為取象之先稽若禮經富哉天子內之尊也必有以副其外表之著也蓋有以彰其裏乃衣龍章以昭德美始惟制法考古象而遠觀終乃修容飭帝躬而光被若夫祭以嚴備服而示恭采交華於五色衣炳象於羣龍助國體之輝赫壯天威之肅雍有降有升固異三公之服或飛或躍蓋尊萬乘之容觀其驤首君躬存身帝衮若翔雲之初矯如在天而益遠珮玉焉以節其行步冕旒焉以

增其赫烜絢采章之十二其制昭昭賁儀禮之三千厥容宛宛豈不以至廣大者函夏極崇高者聖君不尊不顯何以一於衆不美不飾何以大其勲是必以多為貴有放而文下視華蟲豈攀鱗之可及旁開繡黼疑奮翼以相分上不可以降而畀下不可以僭而擬四靈之瑞唯王者之應六衣之用唯人君而已宜乎尊衮冕以陳之棨禮圖而得以是故舜帝明而作服制所由興周人取以登山文為之始則知大而化者聖之謂化而神者

龍之為服之身而益顯稱其德以攸宜彼交以為旂間日星而並麗章而作黻配山火以猶畢又昌若服以昭明文惟經緯矯如奔翥之狀蔚若騰陵之氣故曰衣者身之章其斯以知天子之貴

論

成敗之機在察言論　御試

天下之事已成而後知其是已敗而後知其非此衆人之智也聖人觀成敗於未然之前而知成敗於已然之

後不慮之於行事之始而慮之於聽言之時以為凡事之機出於此也天下非一日而成亦非一日而敗也故古人有一言可以興邦而亦可以廢者雖其言未必如是然而興廢之所由也今夫有以仁義之言說於人主而人主知其所謂仁義而行之則凡事莫不成於仁義然而仁義必久而效不可一日而成也知其不可一日而成而遂不行則天下之事亦不成也惟能久而行至於成則是由於察言之善也今夫有以佞邪之言說於人

主而人主不察於佞邪之言而從之則凡事莫不敗於佞邪然而佞邪必久而效亦非一日而敗也知其非一日而敗而試為之則天下之事終亦必敗則是由於察言之不善也然而成敗之效不可不察也昔舜之時天下可謂大治矣然而君都臣俞其相戒則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夫舜固無逸樂怠荒之事也然而必以為戒者防其所由也舜不以其言為過而從之是以無逸樂怠荒之事而所以成也堯之時咨天下

之可登庸者放齊曰朱也可堯曰吁嚚訟可乎夫堯之心欲求天下之聖賢而付之以天下之事而放齊以朋比舉朱堯不以其言為是而卒不用故終無敗事向使從其一言之舉而用則天下之事幾何而不敗哉是以書稱堯曰聰明文思而稱舜曰濬哲文明以能察成敗於未然也然而言有似是而非者則人主何以知之曰唯至正能辨天下之邪唯至靜能制天下之動聖人必先深其思慮廣其聰明虛己以來直言考古以鑒成敗

是以言之一入乎耳而事之利害計之得失昭然已在其前獨觀萬化之原而修之廟堂之上豈待於已然之後乃爲慮哉然則成敗之機在察言信矣

中庸論五首

聖人之道必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必始於微而後至於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於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

也閟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於其不睹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於其可睹可聞之間動静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於慎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於修身而終於治人至於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隠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始於微而後至於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不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為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

易者所以喻於人難者所以喻於已蓋誘於人者不可以不易責於已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

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於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於口而和於心君子之於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之大畧也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畧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内而出自内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

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别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内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内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為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

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為善知所以為不善此所謂明也此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夫顔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致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為聖人之端也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為仁義

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於誠義焉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為而成誠在内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為人子者誠於孝為人臣者誠於忠為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為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為之誠化日月為之誠明四時為之誠行風雨為

之誠節草木為之茂鳥獸為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為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

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為天厚不積不足以為地誠不積不足以為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為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為君思天下有一夫

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為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為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為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

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之不肖者
而為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
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
一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困而知者亦可以為聖而聖亦
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為教也
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
强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强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
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勉强而行者亦可以為聖而聖亦

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為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已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為病此其所以責已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已也則為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為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

夫子亦何為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為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為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為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為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為人之所

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為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為君子而不欲為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為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為君子以己不欲為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為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為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為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為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

以爲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爲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盖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者爲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爲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

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為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為太古之為無為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為也過少而為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為也過多而為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説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為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

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策問

省試策問二首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凌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

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盖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而無實

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絶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承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擧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

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弊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
述爲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
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
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於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爲
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畀而
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

不可行豈徒為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為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也既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范太史集卷三十五

范太史集卷三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記

龍門山勝善寺藥寮記

龍門距洛城十五里其西山有浮屠祠曰勝善興於唐開元而壞於五代迄本朝太平百餘年諸祠稍復葺而勝善尤古未能興之事之興敝存乎其人藥寮者太尉潞國文公之所建也公閔下民之疾苦而不得其療者

思有以濟之相其地得勝善祠之下方當關塞之阨水陸之衝南北之通塗而行旅之所便也其山出泉曰真珠泉公出俸錢命工徒疊石以為址即泉為藥井而建寮於其上十有三楹是歲熙寧六年也公又以勝善為功德寺擇僧之知醫者為寮主以長之出醫書數百卷家之良藥珍劑貯之寮和藥之器用備焉凡郊野之民無有遠邇與道路之往來有疾病者造寮而請之其施與無窮所及者之衆可知矣寮之上則泉之所出也為

堂曰珠淵其南則三峸為屋以覆大像又其南曰第四峸亦屋之於是勝善之祠復新人之至者有游息之所故樂而忘其勞而樂寮之地益加勝矣其東俯視伊水暉光澄澈望沓山石樓若屏障圖畫盖天下奇偉之觀也王公大人建祠宇修福田者有之矣未有濟民拯疾誠意之篤如公者也民受天地之和以生陰陽寒暑之不時飲食動作之不節於是有癘疫之災札瘥之昏聖人為之醫藥以救其夭死三代以後醫師職廢民之有疾

者無所控告於其長上有志之士雖或能施而未光也公視人之疾若己赤子建長利圖廣濟前民之患而為救以待之俾民不勞而獲醫不費而飲藥古未有也惟公左右三朝勤施四方陰功顯德被於民物不可遽數其著見於洛邑者如此可謂仁矣古之君子思一夫不獲其所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唯能推己以及人也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後之君子覯是寮也則知公之心知公之心則知公之政知公之政則朝

廷德澤之厚從可知焉來者守之其勿廢也其嘗侍坐於公公語及樂寮顧曰子為我記之其不敢辭公之命退而書其事云元豐六年十月日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某記

賜墨記

元祐三年三月十七日修神宗皇帝一朝實録於門下後省開局賜李廷珪真墨臣某謹記中使李永言

司馬温公布衾銘記

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隷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髙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静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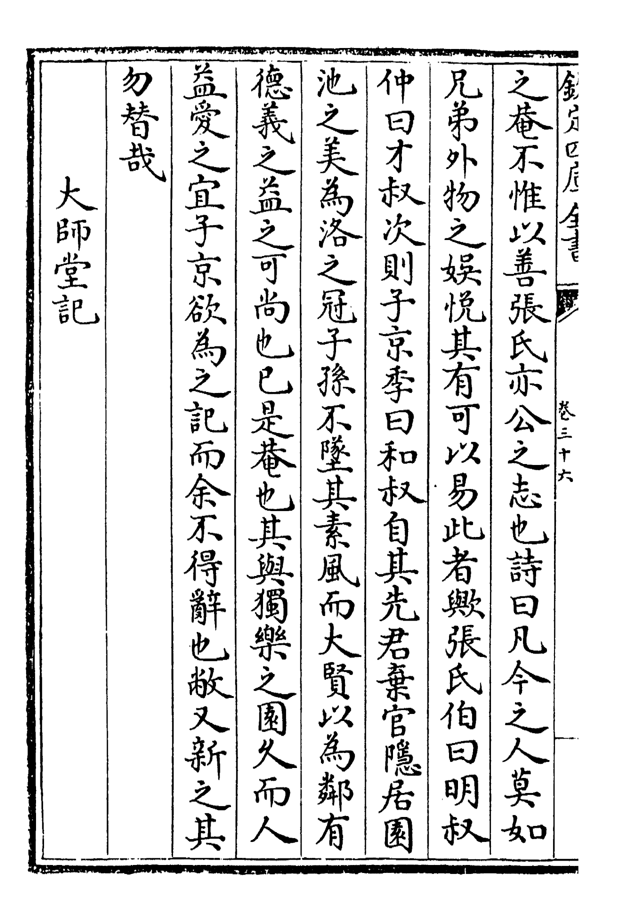
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
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
始如一將殁而猶不忘其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
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絶
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
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
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其序其本末俾

後世師公之儉云元祐三年七月壬子范某謹記

和樂庵記

河南張子京結茅為庵於其所居會隱之園元豐中司馬温文正公為隷書以名之取常棣之詩兄弟和樂云後十年子京書與余曰庵得名於温公近以雨壊復新之温公歿矣是不可忘也子其為我記之始余以熈寧中入洛温公方買田於張氏之西北以為獨樂園公賔客滿門其常往來從公游者張氏兄弟四人出處必偕

余每見公幅巾深衣坐林間四張多在焉或奕棋投壺飲酒賦詩公又鑿園之東南墉為門開徑以待子京之昆弟杖屨相過於流水修竹之間入乎幽深出乎蔭翳乃得是菴焉美木嘉卉四時之變無一不可喜者賓至則兄弟倒屣怡怡然信所謂和且樂也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康伯入洛則二家兄弟日相從游其名子京



之菴不惟以善張氏亦公之志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外物之娛悅其有可以易此者歟張氏伯曰明叔仲曰才叔次則子京季曰和叔自其先君棄官隱居園池之美為洛之冠子孫不墜其素風而大賢以為鄰有德義之益之可尚也已是菴也其與獨樂之園久而人益愛之宜子京欲為之記而余不得辭也敝又新之其勿替哉

## 大師堂記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内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觧重事以維師傅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修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覩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葢自公去鎮十有

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逺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鹵下濕庳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温凊問安視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逍遥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又以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其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耋老子孫有國數百歳而不絶周公

老于豐魯公封于魯凡蔣邢茅胙祭皆為諸侯召公相
四世其子封于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光輔
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冊書由今觀之邈若右
昔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
來輔相之臣福禄之盛未有如此比者雖三代而上唐
虞之際歴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

或瞻望而嘆息或聞風而獻焉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盖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逺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國之殖甘棠於以勸天下為臣子者之忠孝為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試尚書禮部侍郎魚侍講國史院修撰范某記

序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寛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内

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跡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為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畧可睹矣元祐元年二月日臣謹上

## 東宮錫燕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論語

畢甲子賜燕於東宮命宰臣主之執政及講讀起居之官預焉遣中使勸侑命卒飲所以寵勞甚厚中燕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凡十有三人拜賜於庭捧觀皆驚嘆喜忭太師彥博以疾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翼日彥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又進詩以謝於是寫而輯之臣某拜手稽首言曰伏犧氏觀河圖畫八卦始為書以紀萬事昭明天下聖人務焉洪惟祖宗皆好筆札皇帝生知天縱典學日新繼文守成克篤前烈

聖作神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羣臣未嘗獲覩真迹今兹儒臣首被此賜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思丕承列聖之顯謨奉若文母之慈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諸臣如此其至乎其所輯題曰東宮錫燕寘于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為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臣某謹序

古文孝經說序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歴

世諸儒疑昡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
明皇爲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
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爲據而申之以訓說雖不足以
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元祐三年八月日臣
謹上

仁皇訓典序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必
以所多者爲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

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内為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於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

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宫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民言之則流涕被髪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廸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為者也昔漢自髙祖至於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髙祖至於宣

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貞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於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録天禧以來訖於嘉祐五十年

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 銘

### 義塜銘并序

余叔父故通直郎舉夫人故華陽縣君宇文氏捨田於成都東郭之外以給死之無葬者戒子孫使勿廢其事子龍水主簿祖亮請余記之余名之曰義塜而揭之以

銘曰吾甞覸於北邙之原聖賢所藏嘆萬古之同此究終始其何鄉物生於土而反於土惟人之化欲人之不覩是以聖人教民葬之中野太古不墳厚衣以薪末世厚葬澆風變淳君子之於天下不忍一物不得其所故已有餘則推以及人鄉人有死葬於何所縣曰華陽鄉曰積善里曰東廟白土之間范氏之田松柏丸丸骨復於土魄化為泉誰謂無歸於此終焉其無忘吾叔之德而返汝䰟氣於天

書

答劉仙尉書

某啓人至辱書承令叔令弟相繼淪謝想悲痛可勝言耶嘗謂道純氣節不減先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為世用今又止此甚可嘆也讀足下所為亡弟述又怪天賦其才如此而不予之壽豈所謂難諶者哉足下史學足以繼先正譬如美木已有千尺凌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損其志古之人困

窮而通有憂患而啓發事業者多矣劉氏門户所繫惟在足下可不念哉寄示先正墓碣石刻甚精十國紀年序欲求張左司書已面懇許諾温公之丈張固不惜書也近資治通鑑印本奏御因思同時修書之人墓木已拱存者唯僕尤可感嘆人生會歸於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京師殊若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須一二年乃可成唯不訝其緩春暄千萬厚愛不宣某頓首

答鼂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鼂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為恨承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屈致顧某無似何以當之某始聞足下於司馬公休又黄魯直道足下為揚子雲别傳公休魯直皆某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然子雲别傳亦未之見也譬如工人聞一美木賈人聞一至寶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尊公風采有

家世之舊且與校書聯職事羣從獲見者非一也古人或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世未識其面往往已知其心况今相因已如是乎或車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幸甚某再拜

傳

康節先生傳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從居於洛蓬

輦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二人挽之行遊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為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絶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為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有

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卹吳充請於上贈祕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邱園聲聞顯著賜謚曰康節

## 王延嗣傳

唐宋間延平郡有隱君子姓王氏諱延嗣字李先光州固始人也世為州里豪右從父潮審知俱以勇俠霸於

一鄉唐末之亂四方豪傑競起大者以王小者以伯壽春王緒攻陷光州得潮兄弟相持大喜曰恨相得之晚因留軍中計事將為誅巢之舉時秦宗權約會兵討賊審知語於緒曰此何足以成事哉遂逗留不進宗權為巢敗走大怒以兵攻緒乃闕南奔入閩有衆數萬而緒以猜刻失將佐士卒心一夕為亂軍所斃推潮為主帥遂奄有福建景福元年唐拜潮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使潮卒審知代立乾寧四年唐升福州為威武軍拜審

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君幼失怙恃養於審知為兒童時謹愿端慤如成人未嘗戲笑事審知如父晨昏侍左右彌謹審知寢疾躬奉湯劑未始須臾離庭闈雖甚勞苦不見有倦色審知亦以是器而憐之撫如已子審知諸子豪氣相高日以馳馬試劒為事君獨泊然無欲惟喜躭玩書史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寢食為之幾廢故多識前言往行褆身行已每以古人自期儒冠書服雍容委折似不能言者然邦有大政

國有大疑將就謀焉則引古驗今抵掌議論凜凜風生
不可尚已審知嘗戲謂之曰此吾家措大兒也審知既
撫有全閩將欲録君以官君聞之力辭懇免至於三四
不聽乃稱疾不出者踰月審知使人往訊之因手書以
上審知其畧云春秋傳載孔子之言曰唯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蓋以名器者國家礪世之具茍上有私授之失
則下啓奸覦之心居平世猶之可也况今天子播遷大
盜蠭起跡其所由正緣朝廷政出多門刑賞滋濫大王

親舉義兵為國平亂軋於賊臣決策入閩士卒將佐棄
鄉井墳墓捨父母妻子從王南征何所圖哉志於立功
名耳今師旅暴露日久大勲未集大王膺茅土之封領
節鉞之寄肅將明命作鎮於閩尚未班爵策勲以旌戰
士而首欲以爵命猥及無知之私親將士觀望觧體必
矣昔衛懿公好寉寉有乘軒者及狄伐衛授甲者皆曰
使寉寉實有禄位僕雖愚憒粗靈於寉倘或僥榮冒禄
偷安利己以陷王於衛君之地雖粉骨糜肌亦不足以

贖其過審知以其言切利害益器重之然終不能奪其志稍寢其命曰姑俟他日而已未幾唐亡梁太祖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仍升福州為大都督府命至閩審知將拜賜焉君力諫之曰吾家本田舍郎二父蒙國厚恩迭秉節旄朱全忠賊臣固嘗與我比肩事主徒以挾穿窬之資逞豺狼之暴肆虐流毒盜有神器人神共憤其能久有此土我縱不能如留侯為韓復仇沛公為義帝發喪其忍北面以事之義不帝秦此其時也審知俛首

久之曰此特腐儒陳言無補實用知彼不知己兵法所大忌彼雖僭逆然既已南面朝諸侯加之堅甲利兵半於天下東征西伐草折卵碎我憑數州之地輒嬰其鋒是自取顛仆安能成大事哉君曰是大不然梁雖弑逆僭舉大號而外窘於晉日夕支梧方且不暇重以楊行密方據江淮實吾之外屏似出天造以限南北梁人雖欲襲我得乎此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况彼以新造之梁雄據中原大統未一内怨外叛腹背受敵尤其甚

者與晋相持雌雄未决其能越大江度修嶺以與我角耶故司勲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誠能於此銳意自治内以修政外以治軍使府庫充實兵革犀銳如小白之於齊勾踐之于越國勢日張霸圖日盛近約吳越遠結江淮外連荆楚仗義合兵為國討賊其誰敢不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反覆條陳數百言審知竟不能用其策君拂膺太息私竊嘆曰大丈夫以氣為主氣先索矣無能為也審知歲時遣使朝貢於梁阻

於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從登萊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君聞之愀然因復為審知歷陳梁無足畏之狀勿傷財損人以自詘且言治亂之機常隱於冥冥而自古觀人之國則每預見而前知者盖勝負之形已分矣如齊仲孫知魯之未可動房玄齡謂隋之必將亡莫不若合符節以今形勢觀之則朱梁決不能為我患萬無足畏然異時作難當在江表吳越之間其後果然審知初不甚領畧其意自是君始浩然有隱遯巖穴全身遠害

之志而牵於審知有鞠育之恩於巳念未有以報之不忍遽遂翩然初潮卒審知代立疑外議有未甚服從者會僚屬有獻言請以威嚴繩下之不從令者審知始用其言乃務以誅戮為事君言於審知曰書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寛語云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萬世治國齊家君天下之大法也小人中無遠慮乃導王以苛虐為政不亦悖乎王緒之失實本於是覆轍在前王所目擊可不戒哉審知亦為之改容君每侍

審知左右覺徼有怒色必怡聲軟語進說以解釋其意前後有犯顔垂死復活者葢千餘人識者固已知君陰德之必有後也閩俗喜佛而審知亦溺於浮屠氏之說窮極土木之功以興佛宇財力殆困君力言於審知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浮屠氏本物外之人以寂滅為宗非有益於人之國今乃蠹民財損民力以從事於斯是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古之人君自謂善於其事者無出梁朝之武帝及其終也卒無補於侯景之

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矧夫今日方欲以取威定霸其可崇此不急之務以蠹國傷民耶審知卒不悟自此帑藏日虛民力日困矣審知本武夫初不省禮樂詩書之教其後折節下士開學館育人才故唐賢士大夫避難南來者皆厚禮延納之招來蕃舶綏懷海上諸蠻貿易交通閩俗康阜皆君有以啓之審知諸子皆不肖服飾車騎侈異相勝視君敝衣緼袍藹然率皆非笑有從而諷君者君正色徐以語之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也

侈惡之大也以漢文之賢君而衣弋綈以公孫之賢相而用布被後世以為美談況處多虞之世雖萬乘之尊三公之貴尤當以漢文公孫為法顧予何人既無汗馬之功復無籌幄之佐徒藉季父之貴得依餘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優游卒歲無所用心日夕兢惕尚虞滿盈以速禍敗矧敢不衷其服自留厥身諸子為之忸怩審知雖起於任俠之徒而天性純儉自奉甚薄聞君此言嘉嘆不已時自朱梁篡唐之後强藩巨鎮相次僭號改

元畜知王闓日久驕心日滋屢有効顰之意君極口切諫其不可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皆有大功德著於天下故天命有歸人心胥附然後應天順人起而君之固非細事當紂之時西伯躬盛德大業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服事殷曹孟德剗平禍亂威震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盜弄神器於掌股間漢之為漢特位號耳而猶終於其世不敢登尊履極盖以天命人心之有在耳今王雖聰明英武出於萬夫之上然功未著於中原威未加

於海内蕞爾之閩地不大於吳楚兵不加於梁晉而輒欲謀此大事諸鎮聞之稱兵而南則師直為壯我復何辭是乃操無益之虚名享必然之實禍僕嘗諫王勿臣朱梁且王以僕言為不知彼已而今日不意復為此圖其可謂知彼已乎誠於此時檢身修德惟懷永圖敦好睦鄰以大桓文之業則生享方面之尊殁存忠義之名以垂裕後昆無有窮已不其韙歟今乃不此之思而謀為劉聰石勒之舉縱使諸侯未暇致討得以偷安假息

一旦有真主出其能赦我哉審知雖不樂其言然志之於心終其身不失臣節君之力也審知諸子君素惡之而獨與延政善及審知卒延翰竊立君謂其所親曰此真沐猴冠耳延翰聞而憾之君因約延政同隱延政唯諾然志於得國不行一日延翰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軍府將吏因勸進君曰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此子能自免乎使在先王之世子固當以死爭然斯人也何足與

語吾族其血矣乎我雖不能餓死首陽然亦豈可延頸待戮因潛隨賈舟遁去將欲遵海濱而處偶值閩使者自海上還遇君廹之以歸至黄崎君乃捨舟宵遁田間道草宿露行旬日始抵建平因愛其佳山水遂有終焉之意乃易姓唐以字為名葢以唐與王音韻相近而亦自謂唐之遺民於是隱焉時延平人物凋零鄉無校家無塾士風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闕君始以五經教授學徒人皆以唐五經呼之未幾國亂骨肉自相屠戮繼

而南唐兵取閩王氏族屬靡有孑遺皆如所料僅脫於難者惟君一人自非明哲保身其能爾耶君初聞閩滅乃衰絰出郊東望故國一酹先王大慟而還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王氏之滅非天也亦自取之爾復何言哉始李景之滅閩也乃以富沙延平劍浦三縣為劍州刺史陳誨將欲興建黌館以延多士初聞唐五經之名始議表君教授俊造君聞之曰昔孟軻氏不以三公易其介使富貴如我所欲則冠貂蟬秉節旄久矣

惟夫不以易其介所以遯世而無悶遂以廢疾謝絶賔客終日杜門雖比隣亦莫得見其面環堵蕭然卒於大宋乾德四年壽九十有四娶黄氏先卒於閫晚得一子曰玠有賢行秀而不實娶鄭氏有子一人曰餘慶治家有法輕財重義鄉閭之人皆以仁厚長者歸之娶邱氏有男六人女二人二女皆適士人男曰説曰詢曰綬曰端曰靖季子早亡餘皆業儒端一舉中嘉祐八年進士第今為河陽節度推官有文有守不忝厥祖施諸政事

所至皆有仁聲娶魏氏卒而無子繼室徐氏生二女一男皆幼稚男曰淮先是君之寢疾也呼其子玠而屬之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言其藏也令人不可復見爾近世流俗之葬孝子慈孫欲榮其親者墓惟恐其不大馬鬣惟恐其不高而又旁揭豐碑褒揚盛美彌亘道左是皆無益於亡者適所以為寇盜發掘之標唐末之亂王公貴人賢士大夫例遭此禍路旁每見為之動心可不戒哉我病且死汝則埋之切勿徇俗以陰陽風水吉凶

為拘忌但擇高明爽塏之地免卑濕沮洳足矣不封不樹勿為標識銘誌碑碣之具聽人耕種其上芻蕘雉兔往來勿禁慎毋蹈衰世餘習自貽後悔及君卒其子玠葬君於水雲村之原一如治命及玠之卒也子餘慶方在襁褓玠始病篤因自取針刺其姓於餘慶之右臂及封乃祖遺書數卷留以付之喪服既除其妻持孤子適他族洎餘慶長而母亡惟見臂字遺書而已迄莫辨其祖所葬之地日月既邁詢之鄉老亦無有能知之者至

今子孫春秋拜掃展省合祀於其子玠之墓耳嗚呼如君之全身遠害也何其慎終惟始而其長慮却顧又何其遠也世之小人嗜利亡軀朝不謀夕其視於君為何如哉祖禹嘉祐中就試禮部始識君之曽孫端於京師逆旅中與之語喜其有識明自得之學不入時輩每親炙之是年端登進士丙科而祖禹亦幸塵忝自入仕契闊二十餘年一日邂逅於河陽幕府雖其淹回沮抑而氣未嘗少衰於曩時儻非以其所學充其所養能爾邪

祖禹近參訂唐史事有疑似者數條質之於端愁能援引他傳雜說并唐文士碑銘書疏之類以決其疑莫不皆有證據予深德之而且嘆其博洽端因發𧎈篋出乃祖遺録相示曰曾大父生於晚唐長於五代而卒於國朝之初經歴甚多閱世甚久惜其晦迹不仕不得託名於一代史書前輩已往知者絶少茀恐將遂湮没為子孫者不得無罪吾子其能為我發潛德之幽光乎祖禹曰唯謹以君出處遺事而次第之以為家傳直述其言

與其所行耳不敢置一字褒貶於其間庶幾子孫稍得其實後之君子尚論古人者見其傳而得其人則是非美惡於是有在固非祖禹所得專也傳成歸之於端俾藏祖廟以為無窮之傳云

贊曰甚哉出處君子之大致也五季之亂極矣聞人奇士不幸生於其世未有不被其汙衊者求之於傳蓋無完人君獨能歸潔其身視軒冕若將浼焉彼其克享眉壽始終名節垂裕後昆在當時豈不謂之難得哉況乎

議論磊落本乎純正有晉叔向唐陸贄遺風尤非五代
間諸臣所能到使之一旦立人之朝食人之禄想其正
色凛凛臨大節而不可奪惜其埋光匿影其在當年猶
不可得而見況後世乎是知自昔英雄豪傑義夫節婦
跡不踐於中朝名不登於太史聲名文采與草木俱腐
者可勝計哉司馬子長謂伯夷叔齊微孔子則西山之
餓夫耳渠不信然

范太史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范太史集卷三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青詞

代文潞公交歳設醮青詞

伏以上天敷佑雖髙而聽卑大道無為至虚而善應惟誠可達有感必通適臨交歳之期欽奉祈祥之典輒申精懇仰叩上真伏念臣幸以微生獲逢嘉運入登上宰出涖齋壇久塵三事之榮復玷上公之秩寵禄已踰於

涯分勤勞無補於涓埃矧加告老之年未遂遺榮之志懼害盈之有咎恐非據之生災每夙夜之自思若氷淵之俯蹈敢忘齋祓祗事薰修伏望玉闕宸君璿穹真聖特迴靈睠俯徇愚誠永綏耆艾之躬申錫康寧之祉一門之内均慶善以蒙休四序之間常安和而迪吉

又

伏以元皇布氣羣物流形太昊司春四時更始凡居覆載皆荷亨嘉適臨交歲之辰敢用祈祥之典輒殫精懇

仰叩上真伏念臣幸禀微生夙蒙休運被三朝之眷遇

壓上衮之尊榮曾無補於明時顧久尸於厚禄頽光將

迫告老未從恐貽非據之災自取疾顛之咎是以虔依

道妙祗按仙儀伏望金闕宸君璇穹衆聖曲垂昭鑒大

降鴻私保兹衰晚之齡錫以康寧之福冀終身之佚樂

壽考維祺俾闔宇之靖安子孫逢吉仰高明之臨下期

志願之弗違

祭告文

河南府祭太皇太后文

維年月日具官臣某敢昭告於大行太皇太后臣聞坤厚之德所以配乾元關雎之風所以始王化自昔三代之盛曁於兩漢之興皆繫內助之賢以啓後人之慶恭惟睿德光越前聞篤生王家進儷宸極輔佐仁祖表正宮闈保佑英皇統臨天寓勉徇聽朝之請旋申復辟之大仁覆萬方功流億祀懐生之品被澤無窮皇帝出震乘乾自家刑國問安內寢侍膳東朝極四海之尊榮盡

兩宮之孝養而穹旻降禍軒曜淪輝飈駕上賓日御遄
闕
山陵備禮儀衛啓行臣分職留都奉嚴復土駿奔道路祇率典司敢薦薄儀用伸微懇謹具牲酒之奠瞻望
靈駕臣無任攀號殞越之至伏惟尚饗

百官祭文

恭惟聖宋受命祖宗垂統重熙累洽與天無極實賴内有淑德之助輯寧家邦伏惟太皇太后誕生勲族陟配
仁祖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翊奉英宗越升明兩遭家多

難稱制從宜啚踐外朝亟復明辟逮夫皇帝嗣膺寶歷
尊奉祖闈率四海之歡心極兩宮之孝養宜錫丕祉壽
如岡陵奄違聖日闕　哀纏宸極痛結海内今山
陵備禮容衛啓塗臣等服在具寮留司洛邑駿奔夙夜
不遑啓處敢薦薄禮用昭精誠伏惟尚饗

提轉祭文

昔者虞美皇英啚顯詒謀之慶周稱任姒不聞戡難之
功歷覩載籍之所傳未有擅名之能備恭惟太皇太后

自家鍾慶惟聖定祥體柔明而配天本靜專以法地若其教風之所成就德業之所維持子孫繼聖以相承社稷再安於獨運儀刑天下表正人倫享至養於兩宮視太平者四紀宸闈淵默宜受祐於無窮仙駕徊翔俄御風而莫返人神懐痛夷夏遏音將祔因山之安爰臨同軌之會臣等任聯部按職預駿奔覿容衛以增哀奉牲牢而述事伏惟尚饗

河南府祭濮王夫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於濮安懿王夫人惟靈生自茂族克配賢王柔範令儀四德式備輔佐君子有夙夜之勤嚴事先祖有齊潔之志奉采蘩之職成鵲巢之風子孫衆多福禄光大宜家之義流慶无疆自奄違王國日月既遠今得吉卜歸祔寢園輀車在涂爰及封境敢具薄禮靈其鑒之尚饗

百官祭文

風姓之後國於任城胙土命氏其源盖遠惟靈圓精挺

質方祇禀秀柔儀令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祗勤夙夜嚴恭内事精一其德自先帝之世疏恩啓封奄違聖時日月悠遠旣得吉卜克祔寢園輀車在涂爰及封境恭致薄奠靈其鑒之尚饗

提轉祭文

自昔聖賢之所由興邦家之所以御雖本身修實資内助懿厥碩人夙欽師傅惟濮定祥起家是据輯睦内外式安且譽王有烝嘗蘋蘩是具王有嘉賓豆籩孔庶如

何不淑奄先朝露歲月其逝音徽如故背平臺以即遠
邇寢園而將祔旐晚飄風松深隱霧盛禮惟稱新阡是
固其等任列外臺職當陪赴祇薦薄奠惟誠之寓尚饗

又

濮惟大國宗室之尊宜有令德為之內助惟靈生稟慶
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祇勤婦職協睦宗族固或時愆
宜降年有永受福無疆而鳴玉早閟光儀杳遠播美彤
管流芳舊宮歲時既易宅兆未卜今屬盛禮從祔園次

銘旌所届逺道有輝其等職在封圻敢薦薄奠尚饗

祭叔母宇文氏文

維元豐七年歲次甲子正月辛丑朔二十日姪左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某謹備時羞清酌之奠致祭於縣君叔母宇文氏之靈有唐之季中原荼毒宇文及范自秦從蜀歷世昏姻著于邦族惟我叔母我之自出王姑之子先祖之孫歸我叔父婉德賢明為婦孝恭為母慈愛子孫既多福祿未艾宜享眉壽始盛終全如何不弔

遽奪其年嗚呼昔我先妣實維冢婦同事舅姑惟存叔母今也則亡靡瞻靡顧羈孤之感每懷其故宿官於洛久去庭宇屬纊踰時乃始聞訃殯不哭帷葬不走墓哀恫未息日月如騖寓奠祥薦寫其衷素尚饗

祭司馬文正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柔兆攝提格九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門生具官范某謹以深衣有酌之奠敬祭於太師溫國公之靈嗚呼賢哲之生得天粹精伊尹之任伯夷

之清惟公兼之以集厥成孝悌之性感於神明立於朝廷乃見大節莫堅金石莫明日月金鑠石毀日昃月闕公之忠誠確不可奪山有時而裂谷有時而竭玉有時而折斧有時而缺公之義烈直不可屈是故三公之位不能貴萬鍾之祿不能富公貴以德公富以義公所自有非由外致天下之士聞公之風貪者廉懦者有立志其流波之所激餘風之所被千世之下猶將興起充塞天地外格夷狄無有遠邇愛戴如一三尺之童服公忠

實跂行喙息被公德澤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凡民休戚

繫公用舍爰立作相六合鼓舞如熱得濯如飢得哺曰

明明天子聖后惟毋子育我黎民畀兹哲輔盡瘁憂勤

不知有身終食之間不忘愛君假寐之頃亦常在民遑

恤其病以至於殁孰有如公以身殉國其自為布衣辱

公之知教誨成就義兼父師昔聞於公生欲不欺死欲

不愧奉以周旋其敢失墜從公在洛十有三年忝命還

都公入陶甄謂别復合如形影然公今喪歸乃始長乖

流慟何及終天永懷昔者子貢築室於場嗟今不能撫
巳隕傷薄奠失辭公乎不亡尚饗

又祭文正公文

元祐二年正月闕日門生范某敬以清酌時羞之奠祭於
太師溫國文正公惟公靜也嶽立動也川騖宅道之奧
操治之具舉而措之事不從素朞年而定忽失其據二
聖軫悼萬民思慕愈久愈深惟誠之著峴首墮淚蜀人
野祭方之今日曾未足紀某蚤以諸生辱公之知從公

半世以及長辭日月其逝宅兆已卜義當奔走千里赴哭官守有常又義不得公之風烈在於天下一話一言為法來者有狀有銘有贈有謚顧惟小子復何述矣猶當執筆傳公行事詳記實書以待良史寓奠告公鑒此精意尚饗

為范相祭鮮于修撰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躭玩易老見於事業發為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强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余昔使蜀封部實鄰聞其風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晩益相親茂林修竹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從心乃補衮職拳拳樸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歸於其邱實邇吾鄉涕灑秋風酹此一觴尚饗

## 祭韓獻肅公文

維元祐三年六月十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

致祭於太傅康國獻肅公之靈某登公之門幾三十載將老書局遇公洛川公言於朝為之引重雖大鈞之宰不責報於一物而知己之賜敢自同於衆人今公永歸不預祖奠感念疇昔實疚於懷敬薦非薄將其誠意尚饗

祭呂正獻公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二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增修實錄檢討官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上騎都

尉賜緋魚袋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太師中
公大人之靈嗚呼去聖已遠道學不明中庸至德民鮮
能久過與不及其失之均惟公體被中和性涵純粹天
降大任先覺斯民真宰不言化育萬物巨浸無際弁包
百川從容廟堂不見聲色虛一而靜漠然無心二聖恭
巳四方奠枕非夫深造自得尚友淵騫謨明弼諧思齊
稷契何以居今之世如見古人極深研幾宅道之妙經
濟之用乃其緒餘公今云亡梁木實壞邦國殄瘁何痛

如之甚辱知於公實自早歲取其迂拙遂齒昏姻知已義重踰於親愛儀刑師表靡所瞻依追惟訓言流慟何已敬致薄奠惟公鑒之尚饗

又祭正獻公文

維元祐四年五月庚午朔十四日癸未壻具位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恭祭於太師申國正獻公嗚呼自公之歿纔歷旬時邦家失其著蔡善人喪其宗主緬懷風烈猶有典刑二聖追思衆賢景慕尚式周公之訓共守蕭

相之規庶幾有成永底于治日月逾遠宅兆卜期其官守有常義不得往西望引領爲天下慟寓此薄奠惟公鑒之尚饗

奠申國夫人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五月庚午朔十四日癸未謹具位某謹以素饌清茶之奠昭告於申國夫人恭惟天生淑德作配大賢教成於家助及於國而探賾道妙超出物表死生之際不累其心通儒哲士未能及此某昔受

室於頻得拜夫人退居洛陽實同淡泊音容杳遠十有七年今從申公永宅玄壤不克躬奠慘結於懷寓此薄禮展其精意尚饗

祭蜀公文

嗚呼昔先考大夫與公親雖父子義實朋友並游太學同年登科某自為兒童居公膝下撫育教誨均於所生不幸早孤公實哀念及夫既冠再至京師猥以藝文隨例求舉公一見稱奬延譽於公卿之間從仕以來教之

忠義屛居洛邑十有三年公每肩輿凡五六至奉侍几杖嘗聞訓言惟公實為門內知巳前年承事傾喪惟公是憂上恩賜告省公于許齋詔勞問簡于聖心豈期踰年公遽薨殞平昔誨語跬步敢忘追惟慈顔邈不復覩今復蒙恩予告奔赴葬期奠此一觴心焉如割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叔承事文

嗚呼叔之文章其取科第如俯拾芥而仕不登于館閣

叔之才能其處繁劇如新發硎而任不至于公卿天惟予之聰明而不畀之壽考平生所有百未一施其與叔相從實自幼少日來月往凡四十年譬如期松栢於九霄望騂騮以千里中道而止命也奈何嗚呼叔之隕喪忠丈八十上恩予告來省來哭今也不幸忠丈大故復蒙賜告送喪即路一慟而訣薦此薄具尚饗

祭從叔主簿文

某至和之初越來京師叔在襁褓茂質日舒嘉祐之末

再來赴舉叔始總角從師受書風姿粹美如玉之瑜熙寧元豐侍行入洛文章論議煒煌卓犖如蘭之茁以至馥郁如麟之育以見頭角如何不淑早世隕落三十年間如夢一昔嗚呼親則叔尊年則姪老誰謂中年反哭妙少人生一世孰為永久譬如共行一塗至有先後其間修短竟亦何有惟其不亡是謂不朽尚饗

祭從叔母靳氏文

惟忠文公與夫人先君有塲屋之舊歲寒不改重以昏

姻一為布衣一仕貴顯鄉曲士論以為美談夫人以令善持家以雍和配德舅姑稱孝宗族具宜而降年不永早世隕喪音容幽翳今踰十年筮日先遠即安宅兆敬薦薄禮用伸至誠尚饗

祭司馬諫議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酉朔六日丙寅成都范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公休諫議之靈嗚呼其昨與公休同講無逸今講書畢一篇之義已録

上之公休進對請讀孟子今則有詔講孟子矣此二書者公休遺意也公休雖没已陳之説復備上覽所請之書日講帝前没而言行其何所恨降生不永命也奈何此天下所共哀傷不獨朋友之痛也平生出處無不同之一朝睽隔葬不及送寓此薄薦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端明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閏八月丁巳朔日左朝散郎

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録修撰兼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某謹令弟夔州司理叅軍祖哲恭祭於端明殿學士贈右光禄大夫趙公之靈惟公學於先王道備文武先帝識拔曰予方虎出入西鄙垂二十年南伐交阯奏功於天西師有征罙入其阻公曰不然卒如公慮帝趣起公往固吾圉士卧於邊農游於畆二聖倚公隱如長城季路一言獷俗不盟元祐之初公求觧去我實責公追先帝遇勞于王事以死繼之炳炳公心

惟天實知公之云亡朝野震驚羌使慟哭夷落失聲羊公罷市諸葛野祭昔聞其語今見其事嗚呼人之生世於何其久惟德與名可以不朽惟公知我義實執友寓此奠觴以告公柩尚饗

祭從叔母文

維元祐十年歲次壬申三月甲寅朔十二日乙丑具位范某謹以羊一豕一清酒香燭之奠致祭於縣君叔母程氏之靈惟靈生於相門令德淑哲作配君子逮事皇

舅惟忠文公一世師表邱園退老垂二十年實頼冢婦庀其家事祭祀賓客率禮不違撫育諸孤均愛如一宜享眉壽而不永年從祔皇姑爰及遠日敬致薄奠惟靈鑒之尚饗

告文正公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涒灘二月甲寅朔二十日門人范某謹用清酒香燭虔告於溫國文正公昔孔子作春秋絶筆三年而没至漢而春秋始用太史公作史記既

歷三世其書始行揚子雲作太玄後二百歳而玄始興古之聖賢作經著書期於後世不必親睹其行於世也子雲有言聖人愈鈍而後利衆人愈利而後鈍不其然歟資治之書凡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可謂遠矣歷英祖至神考二世十九年而成可謂久矣公之精力盡於此書可謂至矣元祐之初有詔刻板摹印今已奏御頒及公卿而公父子皆不及見也此書藏於帝室副在名山今又立於學宫與六籍並行天下之士聞公之

名則想公之風讀公之書則見公之志千載之下其猶存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惟立德立言可以不朽為公相者當時則用没則已焉去不旋踵而後之人易其所為者多矣惟公没既久而人思益深其政在朝廷以為準的其書在學者以為宗師公其可無憾矣今天子遣使以印本賜公家其與成此書故敢告終事於公之廟室惟昭鑒之尚饗

告先妣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長子翰林侍講學士左朝散郎國史院修撰兼修國史輕車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敢昭告於先妣高平郡太君其奉七月癸巳詔書登進講職褒贈之典達於淵泉啓封高平錫命在第祇服官次無由奉將天澤謹遣弟姪展禮致誠伏惟昭鑒膺茲寵渥謹告

## 祭妹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九日戊午兄其以

清酌時羞之奠祭於亡妹仙源縣君之靈慶歷戊子大江之南惟汝初生後我八年夙喪先妣汝始總角先君鍾愛懷抱鞠育兄弟不夭早皆孤苦我來京師汝侍祖母李父是依既長有歸水陸萬里從官東西惟汝德性幽閒令淑孝事舅姑睦於姻族我昔在洛汝惟兩川自我不見幾二十年免喪東來慰我顏色汝無閒言以為我戚東遊吳越道喪其子憂結於中繼之以死嗟我兄弟白首未虧今汝先我孰知我悲惟汝之夫清介特立

將護汝柩返於鄉邑念汝藁殯旅魂飄揚告别終天酹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闕月朔日兄某遣姪沿致祭於亡弟五郎之靈嗚呼昔我先祖教訓諸孫早聞詩禮惟我弟昆叔父又官有才未試病厄其生半塗而逝流風餘澤宜在後人如何不淑壽止中身古之盛時兄不哭弟今也忽焉驚心隕涕死生隅澗道阻且長何以寫哀

寓此奠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叔母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日姪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某謹以衣一襲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叔母壽安縣君之靈楊氏范氏世為昏姻夫人之歸逮事祖妣配德仲父溫慈惠和垂四十年內外尊仰福祿壽考子孫衆多克昌其家以

仕以學有一於此孰不願然况於兼之其可無憾其一去桑梓二紀半生繫官於朝屢上歸懇願莫之遂忽焉永違瞻望西門捫膺隕涕寓此薄奠明靈鑒之尚饗

陝府謁諸廟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閏四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於其神昔先王疆理天下陝在侯衛之服周召分主諸侯以此為中由周以來千有餘歲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守土之政視他郡國為難某待罪從官天子命以撫字陝

人惟神有廟於此能使風雨時若稼穡豐登民無札瘥盜賊不作豈惟太守得以塞責此邦之人亦將有牲牷黍稷馨香芬苾以歌舞神惠豈不休哉尚饗

謁先師文

惟夫子以道為萬世師自京師至於郡縣皆有廟貌自天子至於守令皆北面祀事昔門人有言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其在茲乎某受命守邦未遑寧舍謁款廟學式遵故常不敢賛天之高譽日之明惟潔誠以告尚饗

祭文正公墓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戊戌七月庚子朔門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前知陜州軍府事范某謹以香幣時羞之奠昭告於太師溫國文正公道有至公德不以力衆所同然天不可易古之聖哲以衆為師衆不我秘亦不我欺匪力可致惟誠之為伯夷之清柳下之潔三尺之童莫不心悅如彼白日幽必見之又如雷霆隱必聞之惟公之名溥被四海本其一心罔有內外著之簡册發為

事功加於生民澤浸無窮公初為相夷狄咸喜公没於府海濱來祭歷考前世名德之宰三代以來蓋未之有某自昔從公十有七載今守是邦歲月其邁入敬公里遺烈如在近望公墓不獲展拜寫誠於文薦此清酌尚饗

祭資政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七月庚子朔九日辛未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某謹以衣一襲

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留守資政六叔之靈昔在太尉是生五子先公為長公於弟季皇祐進士治平賢良直言于廷大對洋洋神宗知人登公諫府匪躬正色終以職去元豐之末擢記言動上之嗣服光華侍從乃貳天官乃長禁林入輔大政同德一心士夫所望方倚以相出偃藩垣奄忽以喪甚爰自幼少學於公所先公訓言視爾季父公在近班姪後叔前並侍帷幄講讀相先公入中書繼踵玉堂引嫌獲避士以為光公去

政府姪忝再命公三改藩姪亦告病東洛西陜同日除書謂當參省隣壤而居不圖凶災乃以訃來會喪於洛肝隕心摧惟公事業光照簡策炳若星漢終古不殁偃師新阡商亳故都卜兆云吉日月其徂祇命祠宮言趨畿邑復道洛師適及葬日往來三月痛毒於懐寫情不文維以告哀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明道先生哀詞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卒

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閒官居洛陽殆十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

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辭要其用在巳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葢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在朝廷而

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之不幸也其命也夫

誄文

康節先生誄文

維熙寧十年七月癸丑安樂先生卒洛陽士大夫皆來哭弔且歸賻門人治喪天子下詔贈先生著作郎其年十月丁酉葬於伊闕之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邵居北

土命姓于燕康公之後邈矣其綿皇之家初乃遷衡漳以及先生其道大光中和之發在於明哲之性之美之才之傑不激不厲不異不同亦坦而莊亦和而恭其幽惟顯其外惟中少也志壯始强於學聖亦我同彼惟先覺直趨其奥力取其卓鶴鳴于皋鴻漸于陸厥聲載振于彼淇澳幅員之大目所未窺博覽遐觀以為吾資徜徉四方遵海而歸爰自帝邱遷宅中土考卜澗瀍周公之宇陰陽所和可以遊處初無一廛莫蔽風雨顔子陋

巷原憲環堵云何不樂惟孔之若推測天地元化之祖旁羅日月貫穿今古爰暨草木昆蟲之微細入毫末大包九圍探賾索隱極深研幾筆之於書皇極是統以充其氣以養其勇富貴不降威武不竦豈無爵位孰可致之亦有軒冕孰能榮之不雕其樸不耀其奇玉韞于山珠藏于淵豫章偃蹇蔽日參天莫得而用其材乃全昔之隱者或遇衰世遯跡山林其流以敝先生之隱其道彌昭唐虞之際於以逍遥龜龍游沼鱗鳳在郊豈必陳力

乃光於朝先生之化被於鄉黨無有遠邇聞風趨嚮來見來請各滿其望令也則亡孰為師長嗚呼哀哉死喪之威有生所畏疇昔臨之精爽不二委命待終漠然而寐惟其一心俯仰不愧明明我后有命自天錫之好爵賁于重泉庶幾來者景行其賢嗚呼哀哉先生之歿自秋徂冬不聞其聲不覩其容去此故庭就彼新宫人誰不歿名則無窮惟其令德有始有終作此哀誄播其流風嗚呼哀哉尚饗

范太史集卷三十七

# 范太史集卷三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 墓誌銘

### 大理寺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滙字次公其先開封人曾大父尚書工部侍郎贈司徒諱去華始居河南大父光禄少卿贈兵部侍郎諱師錫歸老於家教訓子孫世稱爲有德君子父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景伯以孝友篤行推於士大夫至今河南

言家法者必先張氏君即職方長子少舉進士長以祖廕為郊社齋郎調廣安軍岳池尉代還丁其妣長安縣君李氏憂服闋補河南登封尉以薦者得廣信軍判官未幾以職方憂去官外除權杭州觀察推官考滿改衛尉寺丞知壽州六安縣以疾謝歸改大理寺遂卒實熙寧七年七月丁酉年五十二明年九月癸未祔於北邙之先原君事大父母父母盡其孝執喪哀毀有聞於人既孤撫愛諸弟尤篤治家謹嚴能守其先法居官耿介

有立佐幕府遇事未嘗茍合而其長亦皆器愛之及當
遷秩有司誤降一等有與君同者將訴諸朝君不可曰
爵祿命也其可以訟求之耶久之有司以誤聞朝廷復
進君秩一等六安邑大事繁前令數以不任職免君至
不數月稱治議事於州與州符下邑有不便於民者必
力爭之屬疾謁歸民相率詣按察使請留者千餘人又
禱祠以幸其疾愈君娶李氏工部尚書莊公允之女有
淑行二子長曰先郊社齋郎次曰舫四女長適秘書省

正字司馬康餘皆幼將葬弟涇以河南張君雲卿之狀來謁銘銘曰

張氏之顯世不絕書降宅河洛其支扶疎入則孝弟出則忠謹自家及邦父訓子順光祿之懿職方之純澤其子孫宜在於君祿則不厚老亦未及有惠於人止於下邑有弟有子實蕃其宗歸於先邱君子之終

## 虞部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司馬氏出於晉安平獻王孚其裔曰征東大將軍楊始

居安邑後魏析安邑置夏縣子孫遂為夏縣人自征東
至今墳墓在焉君諱京字亢宗曾祖諱珂祖諱昺考諱
諮贈衛尉卿妣王氏封福昌縣太君君以從祖太尉公
蔭補太廟齋郎調涇州司法參軍又為齊州司法參軍
舉監秦州清酒以最改衛尉寺丞轉大理簽書闕州判官
通判綿州潞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虞比駕
部三員外郎知趙州未赴改博州遷虞部郎中歲滿代
還元豐二年六月戊戌朔以疾終于家年六十八月壬

寅祔于先原君為人質直言行無采飾於宗族僚友無隱情在官勤於職業不避寒暑勞辱凡劇務人所難處者君至則立辦而遇下以不欺始為參軍監酒梁丞相守泰州政尚威嚴官屬震慄君嘗白事不可丞相厲色呵之君端立于庭爭之愈彊必從乃已丞相無如之何在潞州太守役兵治園亭旬休不得息君直從遣之太守人行伍保法一人有罪輒連坐數家日撻數十人君一切釋去不問太守雖甚怒然以君廉潔周慎卒無以

中傷也其知博州值河朔盜賊大起百十為羣所在剽
掠晝入縣鎮驅殺官吏君督責討捕歲餘悉平時强盜
捕得即承者法皆免死盜倚法為姦益滋君擇其尤無
良者諭伍伯悉搒殺之文潞公安撫河北以博州多盜
始欲奏劾君或止之曰此介直人也公徐察之宜勿遽
已而潞公深知其能乃表薦之君安恬守分不妄圖進
取始得州即乞監終南太平宮不遂不得已之官官湍
又乞亦未遂而卒君篤於骨肉赴其急難竭力無所愛

性儉約自初仕縮衣節食圭銖積俸禄晚年頗優足即散以賙親戚之貧者族人有從之假貸無問多少無所拒既而歸之輒怒曰同家異財此大不義其為也其自奉菲薄如其初時君先娶洋州司户叅軍曹識女封仙居縣君生一男四女先君卒再娶西京左藏庫使王懐濟女封長安縣君生四男二女長子曰祀河中虞鄉主簿次曰櫟曰猶曰拒曰擢長女適左侍禁白昭僅次早卒次適大名夏津主簿劉嗣宗次適乾寧軍判官楊廸簡次二

女尚幼銘曰

司馬自晉安平枝分承繼綿綿在後之勤君之行已始信邦族仕不斷進以及州牧儉以居家直以居官不畏不侮在古為難一其所履其終如始納銘墓中以賛實美

秘書丞劉君墓碣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為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今為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為潁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為屯田員外郎

道原少頴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説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鄜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

掌機宜道原為人强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令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寖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

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勃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蔡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其道原將歿使其子為書來告曰

子其為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博學强識海涵地負富有萬物人所難能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在上體魄在下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朝奉郎陳君墓誌銘

君諱知儉字公廙陳氏其先閬州人曾祖諱省華真宗朝為諫議大夫始居開封之管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為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博古大理

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三人位將相宋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為盛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於世家沈厚精敏少孝謹修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振奮於時初以祖廕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英宗嗣極恩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鄢陵縣以治行聞上即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避父諱

不拜王荆公執政欲引以修三司條例固辭擢提舉京西常平廣惠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葉令不治繫囚以百數君取案牘决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發遣轉運副使轉虞部員外郎徙權發遣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改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遇父與人鬭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具獄將行刑君適至州止之曰子救父可憐且庸知非弟乎彼聞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欵服以官吏失入罪及者

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吏饒石紀其事坐言濬河非是奪金部授知睦州未行已而復其官又坐舉官不當罷睦州復為虞部改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于洛陽履道坊第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原君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探其奥好賢喜善出於誠心視當世名公卿大人樂克已就之忠信之士則篤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一時賢儁今樞密副使吕

公端明殿學士司馬公皆嘗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奉法無私而能恕以與人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寛厚舉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閭邱氏封壽陽縣君五子曰敦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孚尚皆幼一女適大理寺丞馬玿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公留守西都遣吏以幣往治其喪又命某為銘銘曰

展矣陳君相國之孫明試以才可紹其門自下而飛未極復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葬從先兆既固而寧詔於

無窮永緘玆銘

汾陽郭君墓誌

郭君諱詗字甚其先晉人自唐御史中丞甫從僖宗入蜀避亂遂家廣都子孫今著籍焉於蜀為大家君從父兵部侍郎輔位顯於朝族人以文學蔭補仕進者六七人君獨貧無以養親為人强力感激不恥惡衣糲食積累纖微以養父母少有矣乃周遊四方以致其贏身處勞辱而父母裕如既孤昆弟姊妹必待君以養晚年有

田宅以居則能損巳以周人之乏凡有疾病者死喪者必奔走赴救焉有餘者助之力不足者助之財故鄉黨皆稱君為善人長者元豐三年八月某日卒年若干明年八月葬于廣都某鄉里之先原父諱某母某氏娶某氏生一子曰某四女長適范祖元餘皆幼將葬弟子熈以書抵洛求銘余先祖母君之姑也故不得辭乃紀其世系書其行事俾刻石而納諸墓是為銘

供備庫副使富君墓誌銘

君諱紹京字世昌河南人司徒韓國公贈太尉之第二子母晏氏周國夫人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改太常寺太祝熙寧初韓公領鎮海節鎮河陽自大理評事奏換東頭供奉官公還政恩遷内殿崇班監西京窯務轉内殿承制元豐三年上以韓公在仁宗朝首議建儲策勲拜司徒特授君閤門祗候乞監西京都亭驛以年勞轉供備庫副使為人孝弟温恭事親竭力接人盡禮見之者不知其為貴公子也好讀書史慕忠義死節慨然有

志於功名遂請易武爵其授閤門祗候也或勸之起就職答曰吾父母皆垂白豈忍一日離去哉因奏乞管庫以便親上謂宰相曰富其子為親乞管庫宜為速行即日奏下得請莅官勤恪安於畀冗不待長吏督察事必整治韓公居家動靜如繩矩君能左右循法無違賓客入其門庭見子弟之謹覩隷御之肅而公之家政可知蓋成德之君子舉必由禮躬行而教從在邦在家莫不一以正也君以奉親故學醫精究其術凡公飲藥必案

視方書考驗衆說論定審察先嘗而後進韓公年八十
視聽不衰夫人素羸亦無甚疾雖公與夫人能自養以
享康寧人子之至誠篤孝實有賴云六年閏六月韓公
薨君纍然執喪其七月丙寅以疾卒年三十有七識與
不識皆為之哀娶張氏故相文節公之從孫封長安縣
君二子曰定方守秘書省校書郎曰直清守將作監主
簿一女未嫁其十一月庚申從韓公葬河南府河南縣
南張里皇考秦國公墓次伯氏朝奉紹庭泣謂祖禹曰

吾弟不幸早死子其銘之祖禹不得辭銘曰
遠矣富氏辰顯于周忠諫死狄義動諸侯韓公之生振
起風烈入相三朝載其直節哲人之澤宜及後昆懿哉
仲子用譽其門涖官居家恪謹克孝蹈襲規矩匪煩告
教惟相有子乃君有臣如何方壯亟隕其身北邙之原
瞻彼松柏歸從先公萬古是宅

工部尚書致仕李莊公許昌郡夫人錢氏墓誌

銘

夫人錢氏其先吳越武肅王之族曾祖師紹祖承德忠懿王之入朝考秀始仕為左侍禁贈左武衛上將軍葬於宛丘遂為陳人妣淮陽郡太君倪氏博通經史訓飭子弟享壽幾百年兄故吏部侍郎象先仁宗朝以經術勸講出入侍從推為名臣夫人性明悟端厚丈雅有母兄風年十八歸于故工部尚書李莊公兄孝事舅姑禮接族人長幼疏戚無不得宜迄於没身内外未嘗有間言自奉儉約衣至十年不易而周給宗族之乏恩施務

厚莊公仕寖顯與夫人素相禮重每退朝夫人必從容諷切以古之忠義其出藩於外則勸以尚德緩刑莊公立朝大節不渝而為政寛猛相濟夫人有助焉善為歌詩多或數百言平生所著千餘首讀經史佛道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談論清辯自曉音律精於歴數莊公捐館於洛陽夫人治家如公之存而加之以肅其家豈厚愈於故時洛為通邑大都衣冠之族盛於天下夫人雖不出閨門而士大夫交口稱之晚而好理性之學頗自

得喜怒憂樂不入於心屬疾預治後事既革又自言終之日時如期而薨實元豐七年十月癸未享年八十三初封福昌縣君累進延安許昌郡二夫人子男六人曰荀及次四人皆早亡曰宗約前朝奉郎行大理評事女五人長適光祿卿楊璵封同安郡君次適大理寺丞張淮次適長水主簿譚洙次適承奉郎孫林次適頼昌府節度判官楊琪孫男二人曰永郊社齋郎曰京孫女二人孤宗約將以明年正月丙申葬夫人於永安縣唐興

鄉雙塔里祔莊公之墓使以狀問銘於祖禹既辭不獲
乃譔夫人之行而系以銘

錢在吳越其顯以國武衛之奮肇服戎職篤生夫人淑
哲而文母凡是似惟德之勤自其宜家以至終老天錫之
報康寧壽考詩正夫婦禮謹閨門誄行刻辭以告後昆

## 朝議大夫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嗣弼字夢符其先居中山博野自文簡公葬河南
伊闕今為河南人曾祖諱贊明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太

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祖諱元白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冀國公妣楚氏晉國夫人考諱琳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魏國文簡公妣陳氏魏國夫人文簡公在仁宗朝入輔出藩任兼文武威望赫奕為時名臣有子四人公在仲也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再補將作監丞五遷尚書郎賜五品服官制行自比部郎中易階朝散大夫轉朝請大夫賜三品服自簽書彰信軍節度判官九任知郢州不

行改知光州以疾歸京師踰年致仕今天子即位改朝
議大夫累勲至上柱國元祐元年二月甲戌終於武成
坊之第享年六十公性孝愛樂易不為畛域而志堅正
不可奪㓜力學舉進士已而專奉親治家遇事强敏處
心平直文簡公器之凡家之政悉委於公女弟榮國夫
人適今中書右丞相韓公初韓公為陜西轉運使榮國
病留京師公迎致弟與韓氏二甥朝夕左右召醫嘗藥
奉事甚篤伯兄嗣隆終尚書郎無子公擇族人子為之

後使主喪且言於朝而官之奉兄喪葬於洛公惟一子方病甚不顧而行人或勸之公曰吾不忍吾兄之孤也其後公子亦良愈程氏自冀公以上先葬鄭墓近水當徙公即辭守郡求為閒官力營之合族人之未葬者凡十三喪遷之伊闕公自督役寒暑不息雖大雨猶杖藜芒屩立雨中至暴露感疾乃克葬魏國夫人之族貧不能自存公聚而養之至於終身故人有任郎官而歿者孤女鬻於人公贖而嫁之所至舉職業不為苟簡初為

國子監主簿故事收田租以贍學者歲入無法不可會
公謹出納省浮費未幾積倉豐溢所贍倍衆在河南幕
府神宗即位詔給軍賞帑藏不繼將貸於民公議以轉
運司封樁錢給之一日而既軍民皆悅永厚陵役使者
委公總領事皆先期而集監司交薦其能英宗大行在
塗河梁未固主者不知所出公命積草實橋下而決其
上流靈駕以濟民有盜人園果見捕窘迫投礫傷園主
吏欲寘重法公薄其議杖之而已熙寧初朝廷更法令

上大夫進拔不以次執政以公才可用且與公有舊名之公終不往乃自通判擢守郡又辭不行求管勾嵩山崇福宫杜門静黙貴要罕識其面方衆人趨競而公不動其心獨引避退處雖在市朝聲迹不接於人若山林隱遯之士生於富貴而恬於榮利乃如此其可謂君子矣喜為歌詩效長慶體慕白樂天之為人有文集二十卷先夫人楊氏封崇德縣君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容公之女後夫人賈氏封壽安縣君丞相魏國文

元公之女皆先公而卒子男三人公孫奉議郎刪定門下中書外省擬進格其二幼亡女七人長早世次適朝散郎行太常博士呂希純通直郎晏暉承事郎王巉承議郎張恕承事郎馮詡適張氏者亡其次幼亡季在室孫男六人仁問義問皆夭次曰禮問假承務郎智問孚問皆郊社齋郎幼曰廣問女三人柔問早夭幼曰都問平問公與弟朝議大夫嗣恭朝請郎嗣先皆友愛篤睦公主家事如文簡公存時公卒之日朝議方提點梓州

路刑獄而朝請為太僕主簿與孫公孫奉公之喪以其年三月從祔于伊闕先原合二夫人之墓將葬使以狀問銘於祖禹謹諾而為銘

程自伯休世德既顯以迄於宋大集文簡侃侃惟公孝友溫仁克承其家以禔厥身豈無膴仕不以易志施於邦國百未一試義有可為公則安之利所在焉退縮不窺完其始終人莫我疵刻詩於墓惟後之知

范太史集卷三十八